

来自彼岸

〔俄〕亚历山大·赫尔岑 著 刘敦健 译



涵芬书坊 030



1897年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

涵芬书坊

030

来自彼岸

〔俄〕亚历山大·赫尔岑 著 刘敦健 译

 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8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来自彼岸 / (俄罗斯) 亚历山大·赫尔岑著 ; 刘敦健译. — 北京 : 商务印书馆, 2018

(涵芬书坊)

ISBN 978 - 7 - 100 - 16467 - 2

I. ①来… II. ①亚… ②刘… III. ①法国大革命 — 文集②社会运动 — 欧洲 — 文集 IV. ①K565.41-53②D750.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181953号

权利保留, 侵权必究。

来 自 彼 岸

[俄] 亚历山大·赫尔岑 著

刘敦健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
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16467 - 2

2018年7月第1版

开本 889×1194 1/32

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张 7

定价: 58.00元

А. И. Герцен

**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
В ТРИДЦАТИ ТОМАХ
ТОМ ШЕСТОЙ**

С ТОГО БЕРЕГА

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, Москва, 1955

本书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《赫尔岑全集》30卷集之第6卷，莫斯科，1955年版译出

涵芬楼文化 出品

中文版序言

我的好友、杰出的翻译家刘敦健教授请我为亚·赫尔岑的《来自彼岸》写一篇序言，说实在的，接受请求时我陷入了沉思：这位俄国革命家的这部著作是他在 1848 年法国革命后处于精神危机时期写成的，那么，它在哪一个方面能够引起当代读者——不论是俄罗斯的还是中国的读者——的兴趣呢？我不得不重读一遍这部早已忘怀的作品。赫尔岑自己说过，他“从未写过比这更好的书，而且大概以后也写不出比它更好的作品”，他解释说，他喜欢这本书，“把它看作斗争的纪念品。我在这场斗争中牺牲了很多东西，但并未失去认知的勇气”。

这位社会主义的理论家直言不讳地认为，法国革命之残酷是没有道理的。“为了发展和进步，可以宽恕很多东西。”赫尔岑写道，“但是，当有人以成功和自由的名义进行恐怖活动时，这种做法理所当然地令所有的人心里感到气愤。”不过，资产阶级镇压起义者时手段之残酷也令作家感到厌恶。这位思想家认为，任何“混乱和残杀”都会“使人类的文明发展停顿数十数百年”。

赫尔岑在作品中坚定不移地断言，推动历史发展的不是抽象的理论（革命的、自由派的或者资产阶级的理论），而是对生活的直接关注。

这本书的中心问题之一是人的地位问题。在他那个时代（我们当代也一样）的复杂条件下，这位思想家赞同并发展了蒲鲁东的观点：“共和国为了民众，而不是民众为了共和国。个人服从于社会、人民、人类和思想——这是人类献祭活动的延续，是为了顺从上帝而宰杀羊羔，是把无辜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替有罪的人顶罪。”在赫尔岑看来，人是“发生全球灾变时唯一值得拯救的珍贵的东西”。

然而尽管如此，本书作者仍然痛苦地指出，当代的人暂时尚未做好准备成为历史的主宰。“当代的人简直令我感到可怕，”《来自彼岸》一书的作者写道：“多么麻木不仁、眼光短浅，多么缺乏热情和义愤，思想多么软弱，突发的激情在他们身上冷得多快，高昂的情绪、毅力和对自身事业的信念在他们身上消逝得多早！——而这些人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、用什么方式耗尽了自己的一生，他们什么时候变得软弱无力？他们在学校里受到愚弄，变得堕落；他们在啤酒馆里，在狂野的学生生活圈里放纵无度；卑微肮脏的纵欲生活使他们变得衰弱不堪；他们在病态的环境里出生和成长，生长力本来就不旺盛，还没有来得及开花就已经凋谢；让他们耗尽精力的不是满腔热情，而是热烈的幻想。”

尽管如此，作家仍然满怀希望地对他尚在志学之年的儿子说：“你也许能见到这样的人^①”。作者怀着满心失望和怀疑开始本书的写作，但他肯定地说，“当我写完这本书时，我已经摆脱了我的那些痛苦的感觉”。他没有留在怀疑和失望的岸上。这本书来自

① 指未来的人。——作者注

“彼”岸，即希望之岸。

本书作者的思想经历了复杂的进程，书中有大量当代读者不熟悉的姓名和名称，尽管如此，《来自彼岸》一书的主调仍然是“抒情的成分”，作家自己也谈及这一点。这不仅是一部富有哲理的著作，也是一部文学作品。《来自彼岸》引起了列·托尔斯泰、费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·高尔基的高度赞赏，这不是偶然的。

“别在这本书里寻找答案。”作者在作品开篇给儿子的信中写道。直到今天，这部作品仍然激起读者的愿望，去思考一些永恒的问题：生活与理论；国家—人民—个人；历史发展的途径；宗教信仰在社会和人的生活中的地位。

我想，正是通过它激起的这种共鸣，这本书定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。

在此我向刘敦健教授表示诚挚的感谢，他欣然命笔，向自己的同胞介绍又一部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品，并且出色地完成了这项绝非轻松的任务。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appearing to be 'V. Argenov'.

弗拉基米尔·阿格诺索夫
(俄罗斯联邦功勋学者，
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)

目 录

中文版序言 弗·阿格诺索夫 / 001

来自彼岸

给我的儿子亚历山大 / 003

前言 / 005

告别了! / 011

I 暴风雨前 / 021

II 暴风雨后 / 051

III 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第五十七年 / 065

IV VIXERUNT! / 083

V CONSOLATIO / 119

VI 1849年尾声 / 149

VII OMNIA MEA MECUM PORTO / 161

VIII 巴尔德加马斯侯爵多诺索·科尔特斯和

罗马皇帝尤里安 / 185

本书原文版本说明 / 201

译后记 / 207

来自彼岸

给我的儿子亚历山大

我的朋友萨沙^①：

我把这本书献给你，因为我从未写过比这更好的书，而且大概以后我也写不出比它更好的作品；因为我喜欢这本书，把它看作斗争的纪念品，我在这场斗争中牺牲了很多东西，但并未失去认知的勇气；最后，我一点也不怕把这部有些地方无所顾忌的作品交到你稚嫩的手上，它是一个独立不羁的人对奴颜婢膝、充满谎言的陈旧观念的抗议，对那些荒谬怪诞的偶像的抗议，他们属于另一个时代，却在我们中间毫无意义地苟延残喘，妨碍一些人，吓唬另一些人。

我不想欺骗你，你要了解真理，就像我了解真理一样；但愿你不是经过令人痛苦的错误，不是经过难以忍受的失望，而只不过按照继承权就能得知这些真理。

你的一生会碰上其他的问题、其他的冲突……你会受很多痛苦，经历种种艰难。你才 15 岁，——可是你已经经受了一些可怕的打击。

别在这本书里寻找答案——书里面没有答案，当代人手上

^① 萨沙是亚历山大的小名。

根本就没有答案。已经解决的事情都结束了，而未来的变革刚刚开始。

我们不是在建设，而是在破坏；不是宣告新的发现，而是排除旧的谎言。当代的人，可悲的pontifex maximus^①，只是在架设桥梁——让别的、不知名的、未来的人从桥上通过。你也许能见到这样的人……别留在旧岸上……与其待在反动势力的救济所里偷生，倒不如跟他^②一起灭亡。

未来的社会改造的信仰——这是我嘱咐你要你继承的唯一信仰。它没有幸福安逸的生活环境，没有补偿，只有自觉，只有良心……到适当的时候你要回到我们的祖国去宣传这种信仰；那里的人们曾经喜欢我的语言，也许他们会记起我来。

……我祝福你走上这条道路，为了人类的良知、个人的自由和博爱！

你的父亲

特威克纳姆^③，1855年1月1日

① 拉丁语，意为伟大的桥梁建设者。

② 指上文“别的、不知名的、未来的人”。

③ 英国地名。

前言

Vom andern Ufer^①是我在西欧出版的第一本书；书中收录的几篇文章是1848—1849年用俄语写成的。我亲自用德语把这些文章口授给了年轻的文学家F.卡普^②，由他记录下来。

现在这本书里的许多东西已经不新鲜了（我添加了三篇文章，这些文章已在几家杂志刊出，打算用于第二版，但德国书刊检查机关不许它出版；这三篇文章是：《尾声》、“OMNIA MEA MECUM PORTO”^③和《多诺索·科尔特斯》（我用这三篇文章换下了为外国人写的关于俄罗斯的一篇小文章）。五个可怕的年头教会了此岸那些最顽强的人、最不知悔改的罪人一些东西。1850年初我的书在德国引起了轰动；有人不遗余力地赞扬，也有人气急败坏地咒骂，尤利乌斯·弗勒贝尔^④、雅各比^⑤、法尔默赖厄^⑥这些人对它赞赏有加，与此同时一些颇有才华、仔细认真的人则气冲冲地对它进行抨击。

他们指责我散布绝望情绪，不了解民众，对革命dépit

① 德语，意为《来自彼岸》。

② 卡普（Friederich Kapp，1824—1884年），德国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。

③ 拉丁语，意为《我的一切都随身带着》。

④ 弗勒贝尔（Julius Fröbel，1805—1893年），德国政论家，民主派。

⑤ 雅各比（Johann Jakobi，1805—1877年），普鲁士民主派。

⑥ 法尔默赖厄（Jakob Philipp Fallmerayer，1790—1861年），德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。

amoureux^①，不尊重民主、民众和欧洲……

12月2日回答了他们^②，声音比我更加响亮。

1852年我在伦敦碰到了我的一位言辞最为犀利的对手——佐尔格^③；他当时正在打点行装，准备快点去美国，他觉得他在欧洲已经无事可做了。“看起来，”我说，“现实情况已经使您相信，我当时并不是一无是处了？”佐尔格温厚地笑了，答道：“我本来不必要那样做，很容易想得到，我当时写的都是些胡说八道的东西。”

尽管他这样亲亲热热地认错，但是一般见解得出的结论和业已留下的印象多半是反对我的。这莫不是表现了容易激动的情绪——危险临近，对未来感到恐惧，希望掩盖自己的软弱，掩盖任性、僵化的衰老？

……俄罗斯人奇特的命运就是比自己邻国的人看得更远、看得更阴郁，并且大胆地讲出自己的见解——这就是米什莱^④所说的“哑巴”俄罗斯人。

下面这番话是我的一位同胞写的，比我要早得多：

① 法语，意为由爱生恨。

② 1851年12月2日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-拿破仑发动政变，解散了立法议会，彻底推翻了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成果。1852年12月2日路易-拿破仑称帝，即拿破仑三世。

③ 佐尔格（Reinhold Solger，1817-1866年），德国民主派文学家。

④ 米什莱（Jules Michelet，1798-1874年），法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。他对俄罗斯人的评价首次见于发表在1851年的《民众降临》（*L'Avènement du Peuple*）报上的一篇文章中。赫尔岑在《俄罗斯人民和社会主义——给米什莱的信》一文中分析了米什莱对俄罗斯人的态度，与他进行了论战。

“谁在颂扬 18 世纪的优点时不认为我们的国家首屈一指——哲学的光芒，习俗温顺，社会责任心遍布各地，各民族亲密无间、和睦亲热，政权机关待人温和？尽管在人类的天际也曾出现过一些乌云，但是希望的光芒已经给乌云的边沿镀上了一层金色……我们曾经认为本世纪末是人类最主要的灾难的结尾，以为随后就会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、思辨和活动的结合……现在这种令人快慰的体制在哪儿呢？它已经彻底崩溃了；18 世纪行将结束，不幸的慈善家离自己的坟墓只有两步之遥，他将带着受到欺骗的破碎的心躺进坟墓，永远闭上眼睛。

“当初谁会料想、期待、预见？我们所爱的人在哪里？科学和智慧的成果在哪里？启蒙时代，我认不出你来了；你陷在血与火、杀戮与毁灭之中，我认不出你来了。

“厌新守旧派得意洋洋。‘这就是你们启蒙的成果，’他们说道，‘这就是你们科学的成果；让哲学灭亡吧！’——于是失去了祖国的可怜人，失去了栖身之所、父亲、儿子或朋友的可怜人，也跟着说：让它灭亡吧！

“血不会永远流下去。我相信，挥剑杀人的手会感到疲劳；地下蕴藏的硝石和硫磺会消耗殆尽，雷声会沉寂下来，寂静或迟或早终将来临。但那将是怎样的寂静？——会不会是死一般的沉寂、冰冷、阴暗……

“在我看来，科学的衰落不仅是可能的，而且是不可避免、行将临近的。一旦各种科学衰落；一旦宏伟的科学大厦倒塌、善行的明灯熄灭，——那会怎么样？我感到恐惧，感到内心颤抖。就算点点火星会残留在灰烬底下，就算有人会找

到火星，用它们照亮自己孤寂冷清的茅舍，——可是这世界怎么办？

“我不禁掩面叹息！

“难道当今人类所能受到的启蒙已经达到极限，应当重新陷入蛮荒时代，再一次一步一步走出蛮荒境地，就像西西弗斯之石^①那样，刚推到山顶就因自己的重量滚落下来，又得靠永不停歇的劳动者重新搬上山去？——可悲的情景！

“现在我觉得，编年史本身似乎也证明了，这种看法是可能的。我们对古代亚洲的一些民族和王国略有所知，但是根据某些历史片断可以认为，这些民族并非蛮夷民族……王国灭亡了，一些民族消失了，他们的遗骸中诞生出一些新的部落；他们在昏暗中、在微微闪光中诞生，度过婴幼儿时期，不断学习，日渐驰名。或许远古的宙^②已经进入永恒，白昼一次次照亮人们的头脑，而黑夜则一次次使心灵变得幽暗，直至埃及放射出光芒。

“埃及文明跟希腊文明结合起来。罗马人则受业于这所伟大的学校。

“这个辉煌的时代随后又是什么呢？是许多世纪的蛮荒。

“浓重的黑暗渐渐隐退，天空慢慢变得明朗。最后，太阳放射出光芒，善良而又轻信的博爱的人们对一项又一项成就做

① 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故事中一个作恶多端的暴君，死后受到惩罚，要他永不停息地向山上推巨石，巨石刚到山顶就又滚落下来，于是又要重新开始（见《奥德修记》第11章）。

② “宙”是地质年代分期的第一级，跟年代地层单位的“宇”相对应。

出结论，他们看见完美的目标近在眼前，欣喜若狂地欢呼道：到岸了！可是突然天空中雾霭弥漫，人类的命运笼罩在可怕的乌云之中！啊，后代人呀！等待你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？

“难以忍受的忧愁有时压在我的心头，我有时跪下来，向看不见の上苍伸出双手……没有回答！——我的头垂向心脏。

“在一个圆圈里永恒地运动，永不停息地重复，没完没了的时间交替，日以继夜，夜以继日，一滴高兴的泪水加上数不清的痛苦的泪水。我的朋友！我、你和所有的人靠什么活下去？我们的祖先是怎样活过来的？我们的后代靠什么活下去？

“我的精神沮丧、虚弱而又凄凉！”

这些饱经痛苦、饱含泪水而又火辣辣的文字写于 90 年代末^①，作者是尼·米·卡拉姆津^②。

俄语原稿的前言是写给我在俄罗斯的朋友们的几句话。我认为没有必要在德语版中重复这些话——请看下文：

① 指 18 世纪 90 年代末。

② 尼·米·卡拉姆津（1766—1826 年），俄国作家，历史学家，俄罗斯感伤主义文学的奠基人。其主要历史著作是《俄罗斯国家史》（1—12 卷）。